



红玫瑰散文丛书

WODEGE WODEGE

我的歌

高红十



我 的 歌

高红十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我 的 歌

高红十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廊坊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960毫米 1/32 印张 6 3/8 插页 4 字数 101,000
1991年 1 月第 1 版 1995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3000

ISBN 7-5306-0687-5/I·605 定价: 5.3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作者第一本散文结集。所写题材大多是在陕北“知青”生活的经历。这里的歌虽然动听,但饱含着辛酸,读后令人回味。

目 录

关于散文的散文（代序）	1
葡萄祭	8
苦菜的歌	14
水漾桥	22
十五的月亮	32
我不后悔，生活	38
南泥湾的会见	47
顾不上爱“美”的姑娘	54
寻找自然	63
延安，我和你有缘	71
哭刘老	75
初一过太行	83
绿天绿地绿时光	87
记者，是什么	91
二号、三号	100

悼未谋面的同龄人	123
四季的回想	128
小三的月亮	136
打翻了的青春亦是青青春色	145
问老曹	151
人说兰兰是受苦的命	158
我的歌	164
过年	174
迟到的朝拜	180
旅伴	183
给他们	188
那一年端午	192
扇儿扇儿落一落	195

关于散文的散文（代序）

从初中一年级写《牙刷的话》开始，拉拉杂杂，我写东西也有十四五年了。好家伙！写过的纸掇起来恐怕也有我高了吧，可又写出些什么，留下了多少呢？

诗歌、小说、剧本，这些诱人的文学形式惹我糟蹋了不少纸笔，虽无成就，却也贼心不死。

随笔、札记、评论，写得最经常，且有些能看见的提高。

唯独散文，我始终未敢沾它一指头，觉得它忒难，忒神圣，怪不？

记得上大学，第一次开门办学到京郊门头沟区的洪水峪村，山村景致很有可描绘的地方。那强劲的山风，清澈的山泉，粗犷的小姑娘，好客的山村老人……地炉子上水壶的嘘气，山道道上毛驴的铃铛……引得不少同学，特别是南方从未见过山的同学文思如泉。我们小小的《习作》

编辑部两个月出了十四期。听听它们的名字吧：
《山泉》、《山风》、《山里红》、《山核桃》、
《山涧笛声》、《我爱大山》……那闪烁着创作
童贞的文字恰像一朵朵花骨朵儿绽苞了、展瓣了，
放出香味来了。

我的心好痒哟，几次提笔想洋洋洒洒地挥发
出点什么，可始终——就像拿着个不下水的笔，
始终没能写成一篇散文。

来到南泥湾，春夏秋冬，四季百幅画，任你
来挥洒。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同志说：给我们
写写散文吧。我点头答应了，可是直到离开的那
天，我也没能给这副举世闻名的画面留下一抹颜
色，哪怕翠绿？哪怕土黄？

最近，又有人好意邀求：“写篇散文，好
吗？”一向胆大不识羞的我竟结巴了：“我，我
从来没写过散文；不，不会写。”

可见散文在我心中的形象了——像雾，像
虹，像天边奇妙的壮锦，像浪尖闪亮的光斑——
难以涉猎了。

这一切恐怕和儿时的印象有关吧。

我看的第一部散文集是杨朔的《雪浪花》。
说真话，当时我并不喜欢。一来，他讲的景致是
我这个十四岁的红领巾从来没见过。什么从化
温泉呀，泰山日出呀，大理山茶呀，不就是词儿

多吗？读着它们我并不觉得比中学生作文选《今天我喂鸡》更亲切。二来我那时的求知欲处于“饥不择食”状，只顾大口大口地吞咽馒头、米饭、红烧肉，哪里有逸致和修养去品尝精巧细致的风味小吃。我的欣赏水平连“一”都够不上，只能算“0.5”。我不懂得性格需要陶冶，需要用散文来陶冶，就像需要用梳子梳小辫，用清水洗衣服一样。一次同×叔叔聊天，我轻率地说出不喜欢杨朔的散文，太空、太轻时，把对方“镇”住了，他大概心说：“这小丫头够狂的！”

再往后，就是我们大家都身受其害的十年。我一下子——就在“滴嗒”的一秒钟——变野蛮了，变浑浊了，变成了另一个人。开口会骂“他妈的”，举手会用皮带打“流氓”；为了显示自己是革命左派，小辫决不过肩，而且还要塞到帽子里；可以光着脚丫，卷着裤子从学校走到家；串联到湖南顶着四个人的名字借三个人的钱，压根就不打算还……妈妈焦心地望着我，我不屑一辩，“哼，你还是资产阶级出身，你还是非党员呢！”啊啊，那时的我最爱唱的是《红卫兵组歌》，最爱看的是《湘江评论》。我啊，我们啊，同杨朔散文里的世界越离越远，远得就像地平线尽头的帆影。

过了十七岁生日，我们上山下乡了。对于毛

主席的号召，是真诚响应的，不存一丝邪念，却有满腹稚气。我们小组不就有个男知青听说延安出黄豆，他忒爱吃千张皮、豆腐干，于是就报名插队了吗？经过三天旅途颠簸，我们见到了魂萦梦绕的宝塔山，却不那么巍巍，罩着灰暗的土气；延河水，也不那么滚滚，被皑皑的冰雪覆盖。敞篷卡车在一面贴崖，一面傍河的土路上行驶。望着远处光秃的树干，稀疏的窑洞，我们的歌声哑了，目光屏进了探究的神色……

农村几年，正是熔铸性格，成熟思想的时节，我们就象五六月没人打掐的棉枝，疯长开了。

我明显地感到自己粗犷了。那次在瓜地，看瓜老汉拿烂瓜哄我，我狠狠地骂他是“驴下的”。杀猪时，我敢用膝盖压住不安分的猪后腿，看男生把雪亮的刀尖插进猪的脖腔。上山干活，抓罢茅粪，手在土里蹭两下，就去抓玉米窝窝吃……

有时，我又清楚地觉得自己细腻了——知道山涧的雾气何时升腾，草叶的露珠哪刻凝聚；听得见“大嫂放火”的啼叫，玉米拔节的声响；在那无星无月的黑夜，还会对着油灯摇曳的火苗，幻觉出千里之远父母的面容……

那时，没有小说！

没有诗歌！

没有戏剧！

当然，也没有散文！

但我们渴望有啊！

无情的历史就是这样同有情的人类开玩笑：
君来时，不识君；想君时，君不来兮。

七二年，我上了大学，从收音机里听到刘白羽散文《长江三日》的配乐朗诵，觉得文字很美，很有气魄。七三年开门办学，我坐船在长江上行驶，真的过三峡时，却没有了一点文中的感觉。身后重庆的印象仍刻骨铭心：所见的城市公共汽车没有一块玻璃；摸干儿和天棒（仅学会的四川话小偷和流氓），大天白日做案没人敢管；售票员下车收票，车上的钱盒反被拿跑；有人竟在省革委门前调戏妇女……为了坐这趟“东方红”，男生们从东方黑就开始站队买票，几经挤挨，才买了五等舱。真真老外了！我们一登船就往甲板上窜，以为等越高，舱越往上，结果找到五等大舱（最底层）已没有了座位。四人对望苦笑着，轮船缓缓地驶离了码头。

一路上，我们自造个舱等，手提包放在走廊里，人往上一坐，双手抱头——六等。

第二天，准备看日出，天却是阴的。太阳像个粉面团，忽忽悠悠伸出来，挂在那儿，一点也不起眼。船过香溪，过兵书宝剑峡，过瞿塘、巫、

6094600

西陵三峡，尽管喇叭一劲介绍有关的美丽动人的传说，我们的心境怎样也美丽不起来——眼皮都是沉的，一夜未好好睡。

船过宜昌，江面变宽，我竭力使自己的心胸开阔些，但也做不到“心旷神怡”。

“呜——”“东方红”在武汉靠岸了，我很遗憾，不知该怨谁：怨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使我们枉走了次三峡？还是自己的心情不好，把大好河山玷污了呢？

那时我由乌及屋，甚至对散文这种形式都丧失了好感。

不能说没有。一天，我捧起魏钢焰的《船夫曲》，一下子掉了进去，真好极了。就像《黄河船夫曲》的旋律始终在心底轰鸣。我觉得自己长高了，雄健了，成为伟大之一角。

然而，这种震动以后再没来到。

无独有偶。“四人帮”倒台后，一天在火车上，几个从临潼玩归的青年工人顺手拿起我放在茶几上的书翻看，还书时撂过来一句：“淡淡的。”我愣了，这是名上史册的散文集子呀！由此我想到：人世沧桑，风云岁月，环境不同了，江山固然有所改变，但还可辨认，然而人呢，人心变得连昨天的自己都难以相识了吧。经受百次摧残，千倍渴望新生活的今天的人需要一种什么

样的散文来抚慰创伤，来陶冶性格，来净化灵魂呢？

最近，我才从一位散文编辑口中得知：散文所写并不一定要亲身遭遇的真人真事，但真还是要的，那就是真实的情感。

我仿佛被点化，一下子彻悟了。对呀，真！过去我之所以没有动笔写，是我对某些生活还缺少从里向外喷发的感情，恐怕那是脑海中的海市蜃楼，而不是心田上实实在在的山水。

我知道：吃菠萝，为了甜，要放盐。

我还知道：糖水喝多了会腻人，会伤牙齿。散文是否也可以成为文学餐桌上的苦瓜和辣椒？

写散文真难！但我瞅见了一条小径，一条若隐若现的小径。我鼓了鼓劲，高擎“真”的灯盏，迈出了第一步。

我不去绑扎一束纸花，宁可去挖一棵苦苦菜，沾着泥土，淌着露珠，鲜绿鲜绿……



葡 萄 祭

我住的院里有一株葡萄，不知何年栽种；看那粗大的根茎、茂密的枝蔓，该不年轻了。有多少血汗浇灌进去呢？无数吧。

去年立秋后，踏着枯叶残果，我搬进荫丛一舍。在悠长的冬夜里做了许多吃葡萄的好梦。

春天到了。迎春谢，桃花开，石榴树暴出尖尖的叶芽。唯独葡萄静静地扭曲在那里，不冒一点绿星星。仿佛春风点名时把它忘了，春雨舞袖时把它漏过去了似的。我担心：会不会叫热水烫死了，冷水冰死了，污泥浊水腌臢死了——它的脚底有一下水道，我时常顺手“哗”地一泼……

“千呼万唤始出来”。到底按捺不住春心的搏动，向阳的老枝吐绿啦！新生的葡萄叶芽呈毛

笔头状，紧拳着。不知遵循哪路神神的司命，一夜间，情怯怯抖开团扇般的小叶，黄中泛红，娇嫩欲滴，被路灯镶上一层金边，如花般袭人。

雨哟，轻轻地叩；风啊，缓缓地吹。叶片眼见大了，无数巴掌在枝条上翻动，多情的蔓子曲曲弯弯伸向远些、更远些的空间。地面的阴影越来越浓，阳光也被分割得益发精致了。

插队时养成的习惯：喜欢雨天扯着棉被角盖住下颏睡觉，那室外的雨声一股劲“刷刷刷”，单调得很呐。

现在不同了。细碎的雨脚滴落在葡萄叶上，有轻，有重；时骤，时缓；好象弹拨一首抑扬的、韵味十足的催眠曲，又如轻柔的手从眼皮上抚过。

清早一睁眼，首先听到风戏葡萄叶的“哈哈”笑声，继而是清脆得近乎放肆的鸟啭。这声音掺和上浓得化不开的一伞绿色，将一剂美好的情感注入心扉。

最喜欢连阴天站在屋檐下望：视野尽头的雾，墙角砖缝的草，葡萄蔓子上亮晶晶的珠串。兴起了，两个指头弹将过去，清凉的雨滴便反射到脸上。

整个的春天和过去了的半个夏天，我竟不觉得是单身了。

枝条上抽果穗的时候，院里来了一位小姑娘。

第一眼，我就喜欢上她。

“你叫啥？鸡嘛狗？”

“英子，俺叫英子。”

“几岁了？”我伸出四根指头。

她笑了，笑弯了一对月芽眼，翘起的大拇指凑到我伸出的指头旁边。

五岁的英子浑身上下全是农村娃的野气儿，疯跑、傻笑、一口唾沫啐多远，还得意地回过头也斜着眼待人夸奖。这种时刻我便板起面孔，操上十足的长辈腔：

“英子，不许随地吐痰！”

“英子，不能上树折柳条！”

“英子，电视室里不许胡捣蛋！”

“英子……”

她终于倾心葡萄了：

“那是啥？”

待我回答后，她又急急地问：

“能吃不？”手指一串串倒挂的绿色“谷穗”。

“不能。它还小，要等长大了，才能吃。”

“长大啥样？”

“象珍珠。”

她并不懂“珍珠”，却痴迷地点点头。

“象玛瑙。”

她也没见过“玛瑙”，依旧痴迷地点点头。

“对啦，昨天电视里有，你忘了？”

其实，她根本就没记住，只是调动全部有限的想象能力在编织葡萄——成熟了、好吃的葡萄的形象。往后，她再没有企图采摘日渐膨大的果实，馋虫做怪时，便扯下一节“弯弯绕”塞在嘴里咀嚼，酸水渍得她眯起了弯弯的眼睛。

没有多久，英子走了。动身的仓促和忙碌使她忘了同葡萄树告别，也忘了再一次叮咛我：待葡萄熟了时，搭上梯子替她采摘高处她够不着的大葡萄。

夏尾的果实如同春末的枝叶，一天一个样地长。起先还在棚架间探头探脑，尔后披一层白纱遮住圆鼓鼓的脸蛋，沉甸甸地垂吊下来，轻风也撼它不动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洗头，棚架上传来杂沓的脚步和憋粗了的童音：“快！两只手，两只手接着！”我推开门，用梳子敲打着墙说：“干嘛要偷呢？熟了的时候你们来，一定会让你们吃的。”几个小身影窜进邻院，大概听懂我的话了么？

突然间，院里的平房要拆了盖楼。

“平房前年才翻修，好好的，为什么要毁？”

“成天嚷嚷不够住，关心群众生活嘛！”

“听说国家没给拨款？”

“捡到篮里就是菜，什么钱买不来东西啊！”